

\* 不亦快哉丛书

# 过日子没了心情

于卓■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\* 不亦快哉丛书

# 过日子 没了心情

于卓 ■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过日子没了心情/于卓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10

(不亦快哉丛书)

ISBN 7-80171-335-4

I. 过…

II. 于…

III. ①中国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1368 号

过日子没了心情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25 字数 246 千字 插页 2

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000 册

ISBN 7-80171-335-4/I·242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# 目 录

正常状态	( 1 )
过日子没了心情	( 9 )
首长秘书	( 19 )
结婚以后	( 70 )
体验猜疑	(103)
驴车轱事	(119)
曝光内涵	(124)
鱼在岸上	(131)
鬼胎	(140)
柔软的背景	(177)
镇山传说	(214)
异性深水域	(225)
米城人物	(273)
梦境展台	(284)
走调思绪	(304)
本色还身	(316)



## 正常状态

从收发室回到通联科，乔文脸色灰蒙蒙的，呆在椅子上像个木头人。刚才他去收发室，是看下午三点来钟送去的一摞子明信片发没发走，因为他干了件天大的荒唐事。

“送报纸的过来了？”乔文推开收发室的门就问，目光溜向窗台，那摞子明信片不在了。

正在分报纸的胖女人说：“过来了，刚走一会儿。”

乔文知道那摞子明信片被邮差拿走了，可还是本能地问了一句：“我的那些明信片，都拿走了吧？”

胖女人扭过头说：“拿走了，有事吗？”

乔文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噢，没事没事。”

回到科里，乔文点支烟，没滋没味地吸着。这时门被推开，社办的小玉捧个纸箱子进来，发放明年台历，科里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，围过来挑台历。等大家挑完了，乔文还坐在那儿发愣，小玉就问他喜欢哪一种，赶快挑，他不耐烦地说随便随便吧，惹得小玉收了脸上的笑容，往他办公桌上随便扔了本台历就走了。

乔文还在想那张明信片，直在心里问自己是吃错了药，还是缺心眼？

那张不该寄出的明信片，寄到了石家庄，收件人叫张右前，像乔文一样，也在一家企业报社供职。乔文是那年在一次经验交流会上认识他的，此后未断联系。然而前年夏天，张右前死于



脑出血，乔文得信后，寄去了二百块钱。去年年底，他扒通讯录给四方朋友写明信片时，写到张右前那儿，他还没犯傻，没像今年这样不知张右前死活，心里还感叹了一番。

我这究竟是怎么了？乔文想，这阵子是不大对劲，说话办事老是出岔，前几天闹出的那个笑话，也不比今日给工友寄明信片“逊色”。那是上星期四下午，乔文去副刊部送一封读者来信，当时屋里只有校对小刘在。小刘是一年前调进报社的，还是个未婚姑娘，平时爱穿宽松的休闲装，喜欢打乒乓球，曾跟乔文配过混双对，在社内比赛中拿过亚军。小刘活泼，在社里很有人缘，男女见了她，都是“小刘小刘”地叫着，小刘走到哪儿都能揽出一股子活气。

“乔老师。”那天小刘正在看清样。

“送封读者来信。”乔文坐下说，“他们呢？”

小刘活动着脖子，笑道：“都到职工之家打球去了。”

到年底了，社里也不怎么强调纪律了，上班时间打打球下下棋，不会被总编拎耳朵。

小刘说：“乔老师，最近是不是老泡股市呀，怎么不见你打球了？一会儿去打打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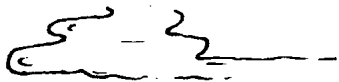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电话铃响了，乔文一回身接起：“你好，请问找哪位？谁？嗯……”他想想说，“对不起，这儿没那个人，你可能打错了。”放下电话，问小刘，“今年春节，你回家吗？”

乔文知道，去年春节，小刘没回沧州，而是约了几个同学，蹀到哈尔滨看冰灯去了。

“嘀铃铃……”

乔文望一眼电话机，猜想跑不了还是刚才那个男人打来的，接起一听，真就是那个声音。

“麻烦您给找一下校对的刘莹。”对方客气地说。





乔文皱起眉头，下意识地望着小刘问：“小刘，你们校对科有叫刘莹的吗？”

小刘先是一愣，跟着红了脸，难为情地说：“乔老师，你这不是逗我玩吧？”

乔文还没反应过来。

小刘过来要了话筒，跟对方说起来。

乔文这才如梦初醒，脸一下子热了，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小刘草草地打完电话，脸上挺不得劲地说：“完了完了，白叫你一年多乔老师了，你居然不知道刘莹是谁。”

乔文讪笑说：“看你，逗你玩呢。”

“得了吧，你刚才那表情是逗我玩？”小刘仰起头，故作痛苦状说，“唉，活到这份上，好没劲好悲哀哟！”

乔文一个劲地在心里咒自己该死，这个洋相出的，叫人家小刘多下不来台。“小刘是刘莹小刘是刘莹，刘莹是小刘刘莹是小刘……”乔文在心里炒蹦豆似地念叨着。

刘莹泄口长气，冲他吐吐舌头。

“嗨！”乔文一拍脑门。

刘莹摸起一个卷笔刀，套在右手小拇指上，噘嘴道：“‘嗨’一声就完了？哪那么便宜，你得请客赔罪。”

乔文像找到了台阶下，说：“请请请，晚上就请。”

刘莹嘿嘿一笑说：“光请我不行，副刊部的人，你都得带上。”

乔文自知亏理，不好讨价还价，说：“行行行，副刊部的人，我今天一网打尽！”

刘莹直直腰，低声道：“乔老师，不是我敲你竹杠，副刊部的人一直惦着宰你一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乔文摇摇头。

刘莹说：“他们都说你炒股发了，属于先富起来的人了。我



## 不亦快哉丛书

今天这是给你一个‘放血’的机会，你总得叫大家心里平衡平衡吧？”

乔文心说发个狗屁，净造谣，这阵子给套得眼睛都绿了，哆哆嗦嗦进退两难，愁还愁不过呢。可他又不愿跟小刘诉苦，人家今天给自己递来这话，也是没把自己当外人看，怕自己被同志们孤立起来，于是打肿脸充胖子说：“发了发了，该请该请。”

往下，话题就扯到了炒股上，刘莹心里痒痒得像在长草，就把刚刚电话的事忘到了后脑勺儿，缠着叫乔文指点指点她怎么炒股，她也想蹚股市，正愁摸不着门儿。

乔文也没客气，就内行似地讲起来，越讲越来神。

小刘没听出任何门道不说，倒比原先还糊涂了。就在乔文歇口气点烟时，抽冷问：“乔老师，晚上你在哪儿请呀？”

正在兴头上的乔文，扬起怔脸，瞧着小刘无话。

晚上，在渔港酒家，乔文请大家热闹了一场，破费了四百多块钱不说，还喝了个“风吹杨柳”，回家后跟爱人嬉皮笑脸，叫爱人好一顿数落。

社里分年货了，科长乐呵呵地招呼大家下去领，人们边议论今年年货的成色边往外走。

“走哇，你这一下午丢什么魂了？”科长过来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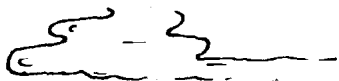
乔文说：“累，就是累。”

“走吧，下去一领东西就精神了。”科长笑眯眯地走出屋。

乔文弹弹烟灰，冲科长的后背说：“嗯，这就下去。”

乔文想，今年的年货，分不出花样来，还不就是些冻肉鸡瘦带鱼小虾仁什么的，没个鲜活味，都是填肚皮的货，所以就不急着下去领。

乔文在烟缸里拧烟头时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就紧忙给电视台打电话，催要节日电视节目表。







“请问林虹在吗？”乔文说。

“噢，您稍候。”

乔文望一眼窗外，天色灰叽叽的。

“您好，请问哪一位？”

“你好林虹，我是乔文，节目表排出来没有？”

“我昨天上午就给你传过去了，怎么你没见到？”

“没有哇。”乔文说，“谁接的？”

“一个女的，好像是那个登记来稿的冯大姐。”

“噢，”乔文点点头，“那好吧，回头我问问她，没准她忘记给我了。”

“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
“没有，那谢谢了，再见！”

挂断电话，乔文心里不大痛快，心说冯大姐也真是的，收了传真也不及时给自己，她是知道自己在等那个节目表的。

楼道里乱哄哄的，科里人都满载而归，唠唠叨叨对分到的东西都不是满意的脸色。

“冯大姐，昨天上午，电视台给我的传真你收了吧？”乔文不冷不热地问。

冯大姐放下怀里的纸盒箱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嗯，昨天上午你不在。”

“那给我吧。”

“怎么，你没看见？”冯大姐吃惊地说，“节目表我压你玻璃板底下了。”

乔文低头看玻璃板。

冯大姐嗅着手走过来，指着他的办公桌说：“这不是在这儿压着呢嘛，你怎么愣看不见呢？”

乔文换了脸色说：“看我。”



## 不亦快哉丛书

“就在眼皮子底下你都瞅不见，你可是眼大无神呐！”冯大姐喋喋不休，把对今年年货的不满情绪，都宣泄到了乔文身上。

乔文窝囊得够呛，咬着后槽牙盯着玻璃板底下的节目表，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对着这张节目表视而不见。“节日节目安排表”这七个二号黑体字，醒目得直往起跳。他摇摇头，心想这一天都乱套了，自己像是个没脑子的人，丑态百出。

科长凑过来，说：“小乔，这阵子股市大盘指数不上扬，是宏观上的事，你犯愁又有什么用？炒股就是有风险，心理承受力弱可不行。唉，还是想开点吧，下楼去把年货领上来。”

乔文没吭声，他讨厌科长的阴阳怪气，他觉得科长乐于在别人的沉默中玩深沉和关怀。

冯大姐接过科长的话茬：“我说科长，咱小乔是谁，小乔的脑子还有个比？谁赔，咱小乔也赔不了呀！小乔，你说大姐没胡诌吧？”

又有人续冯大姐的话：“乔文，都说你今年没少赚，这都年底了，你还不请同志们出去坐坐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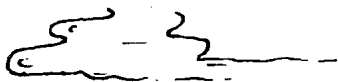
“人家小乔跟副刊部的人有感情。”冯大姐努努嘴。

乔文一肚子气，但嘴却闭得挺紧。

科长一脸笑，打圆场说：“我说你们就别泡小乔了，小乔是那种小机器人吗？他要是丰收了，你就是不让他请大家，他都不干。小乔，快下班了，赶紧下去领东西吧。”

乔文想给科长一拳，但却给了他一根烟。

下班回家路过医院大门口时，乔文看见一个截肢乞丐，缩在那儿正向行人乞讨。乔文下了自行车，他今天的心情教他格外怜悯这个乞丐，他对乞丐的不幸有种无法言状的冲动。他掏出钱包，抽出一张伍拾元的票子，俯身放进那只破碗里，乞者翻眼看看他，给他连磕了三个响头。他重新骑上自行车，向家骑去。





进家后，乔文见爱人正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，上小学的儿子见了他就嚷饿，他没好气地冲爱人说：“还不做饭，瞎忙什么？”

爱人惊虚虚地说：“你就不能去做？我找点东西。”

儿子不干了：“妈，我不吃我爸做的饭，不好吃。”

爱人瞪着儿子说：“起什么腻？要是没了我，你就一辈子不吃饭了？”

儿子梗梗脖子，委屈得红了眼圈，抬头望望父亲，甩手进了另一间屋。

乔文没心思跟爱人争吵，换了鞋脱了衣服，准备做晚饭。然而爱人那一头热汗，叫他起疑心，他盯着爱人的眼睛问：“你到底在找什么？”

爱人避开他的目光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检讨的口气说：“我下午从咱家的活期存折上取了一千六，后来不知怎么就把折子弄没了。”

“那取的钱呢？”乔文问。

爱人嘟哝道：“钱没丢。”

“你取了一千六，那折子上还应该五百四十吧？”

爱人抹把额上的汗说：“对对对，是你说的这个数。”

“那你家里翻什么？”

“那账号抄在一张照片后头了，我记不清放在了哪儿，明天得去办理挂失。”爱人猫声猫气。

乔文背着手说：“放哪了，你说放哪了？”

爱人问：“是你收起来了？”

乔文哼道：“放我脑子里了。”说罢念出一长串数字。

爱人惊讶地望着他，说：“那账号你都背下来了？”喜过后又生怀疑，“我说你不会记差吧？”

乔文这时感觉很好，卖弄道：“差了，差了换脑袋。行了行



## 不亦快哉丛书

了,赶紧做饭去吧。”

爱人松口气,抓住他亲了一口,说:“电脑,电脑,你这脑袋是电脑,比 586 还厉害!”

乔文一笑,在爱人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说:“瞧你刚才那个样子,还吓死谁呢。”

爱人在门口回头说:“臭美样,忽悠你两句,就又找不到北了。”

这顿晚饭,爱人做得用心,四菜一汤,一家三口吃得很幸福,尤其是他们的儿子,呼呼啦啦吃鼓了小肚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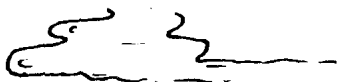
夜里上床后,乔文睡不着,又耐不住寂寞,推了推将要入睡的爱人,把这一天里出的荒唐事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,还问爱人他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。爱人迷迷糊糊地说:“什么怪病不怪病的,我看是你愁股票愁的,等哪天大盘指数一上来,你就正常了。”

乔文翻翻身说:“嗨——”

“几点了?睡吧。”

爱人说完就睡着了。

乔文望着漆黑的屋顶,嘟哝了句什么。





## 过日子没了心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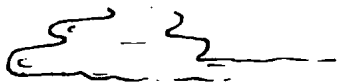
冉涛住一楼，两室一厅，住一楼的还带个院子，一室那么大。其实住一楼的家家都有这么一个院子。那年分房，冉涛除了可以要现在的一楼，也有资格要头顶上三楼那套两室一厅。当时冉涛为要一楼还是三楼，跟爱人池娟怏怏得直酸脸。池娟说一楼三楼都不咋样，冉涛说那就等明年分二楼吧。池娟一撇嘴说你少抬杠，一楼跟三楼比我相中三楼了。没听人说嘛一楼潮二楼美三楼隔三岔五没有水。冉涛说没有水怎么活？还是要一楼吧，有院子咱可以种花种菜。池娟说住一楼下大雨让我挨淹呀？三楼！冉涛叹口气，说爬三楼多累，还是住一楼进进出出方便。池娟冲他一句，你七老八十了是怎么着？哼，你甭跟我玩心眼，你是想你妈你爸进出方便吧！池娟的父母都不在世了。冉涛不爱听这话，脸色变了，想恼，可试着压了压火，就没发作起来，心想跟她磨嘴皮子没劲，就说行，三楼！池娟笑起来，说这还差不多。等拿到钥匙，池娟却不干了，说不是三楼嘛怎么成了一楼？冉涛如愿了，就不理睬池娟，抽着烟望天。池娟脸发白，说我不搬不搬就是不搬！冉涛不疼不痒说，爱搬不搬，不搬拉倒！池娟磨蹭了一个星期，见整个单元里就剩下自己家没搬了，沉不住气了，搬！池娟想要的三楼，住进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，池娟不认识他们，只是听二楼的人说男的在局机关劳资处，女的在医院财务科。



此时正值春暖,种花种菜刚好。冉涛原本是打算种点什么的,可是被池娟折腾得没了心情,就想明年再说吧,明年栽两棵葡萄树。

日子过起来,单元里的人进进出出,自然要打招呼。池娟性格外向,不说不聊不痛快,个把月下来,她跟单元里的人就有说有笑了,尤其是跟 201 的中年女人,混得更是近乎,今儿去看人家窗帘,明儿去看人家沙发,也把人家领来看她的梳妆柜和壁饰。一天晚上,池娟在被窝里逐个给单元里的女人打分,冉涛犯困,嗯嗯地想睡。等到池娟打到三楼女出纳身上,迷迷糊糊的冉涛睁开眼,莫名其妙地来了精神头,顺着池娟的话茬说,也是,算不上漂亮,顶多七八分吧!池娟对女出纳似乎也有兴趣,话就绕在了女出纳身上,说你感觉到没有,她不招人烦。冉涛说,是不招人烦,挺清秀含蓄的。池娟伸来一条腿,踹踹冉涛,说嗨还挺会用词呀!冉涛动手动脚,说即兴发挥。池娟索性钻进冉涛被窝,拎着他的耳朵说我看你是挺喜欢她,当初你该不是把我相中的三楼让给她了吧?冉涛侃道,还真叫你猜着了,说不定哪天她就把你换了。池娟格格地笑起来,说瞧你那德性,除了我,谁还能看上你?再说了,我看她丈夫要个儿有个儿要样儿有样儿比你强一百倍!还臭美呢,指不定哪天他把你挤兑“待业”了!冉涛嘿嘿地乐,心情格外好,捉了热乎乎的池娟压住……

池娟怀孕了,再不叫冉涛碰身子。冉涛比从前忙多了,洗衣做饭收拾屋子,买胎教磁带买《育婴大全》买孕妇睡衣,累得冉涛常常是蔫头耷脑,说话都省着字眼儿。大肚子池娟,把自己娇得不行,管你冉涛累蒙了还是累熊了,想啥时候支使你就啥时候支使你。冉涛脸上稍有不痛快,她就唠唠叨叨说冉涛不疼她不爱她。有一次冉涛跟几个活得腻腻歪歪的朋友喝酒,晚上回来晚





了,进家后见池娟缩在沙发上哭哭啼啼,以为池娟出了什么事,上前去紧问。池娟推他,还哭出了长音。冉涛不想惹她,怕她身子出事,哄着说,好好好,我不对我该死,我以后天天晚上在家陪你,行了吧?池娟抓过冉涛一只手,捂到肚子上,说你知道我们俩多害怕吗?你以后真的天天晚上在家陪我?冉涛压抑,烦躁,但此时此刻又不能流露出来,打着酒嗝说,我不骗你,好啦上床去吧。池娟忸怩,说你把我们娘俩抱上床嘛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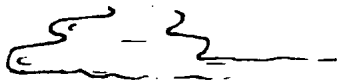
早早地起来给池娟煎蛋煮奶,冉涛的两个眼皮直打架,身子软得像少了几根骨头。窗外晨色清透,树叶油绿。冉涛一晃,再站定时就看见了窗外一团白,两眼下意识地睁圆。女出纳跑步回来,边扩胸边往单元门洞里走,一张脸红嘟嘟的。冉涛一下子快活起来,心说她不漂亮可是不招人烦。这时炉灶上吱吱啦啦响成一片,奶扑出来了。这时冉涛心情好,忘了关火,感觉炉子上正绽开一朵洁白的大菊花,他兴奋得直攥拳头。喂,什么味?奶扑了吧?池娟在卧室里叫喊。冉涛一哆嗦,眼中的大菊花就没了,慌慌张张去关火。是不是扑啦?池娟又喊。冉涛转开磨磨,理亏地说,没事。急忙拿抹布收拾残局,顾不得烫手。不是没事吗?池娟在冉涛背后说,冉涛吓了一跳,支支吾吾打马虎眼。池娟硬邦邦地说,想什么呐?讨厌!冉涛尴尬,说我一会给你冲杯奶粉。池娟哼了一声,说我才不稀得喝破奶粉呢,我不吃饭了!说罢甩手进了卧室,关上门,倒在床上。冉涛痴呆呆挺在厨房里,像是被人盗了魂儿。妈个×!冉涛心说,要不是冲她肚里有孩子,谁欠谁呀,我他妈凭什么要装孙子?大不了散伙,离了谁不能活呀!蛋早已煎得了,温在锅里。冉涛摘下围裙,搓搓鼻子,咬着后槽牙去叫池娟起来吃早饭。池娟犯犟,犯倔,犯浑,冉涛憋不住了,说你想怎么样?池娟坐起来,瞪着眸子说,你怎么样?冉涛气得直颤,说你太过分了!池娟一咧嘴哭开了。



冉涛摸电门的心都有了，齿缝间挤出咯叭咯叭的响声。

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。一天冉涛趴在阳台上，恍恍惚惚的目光在自家的院子里游荡。院子里没种花没种菜也没栽葡萄树，光溜溜不再是冉涛搬来时的模样。隔窗望去，邻家院子里满地拱出嫩芽，蹲在地上伺弄嫩芽的人问冉涛怎么不种点啥，荒着多可惜。冉涛苦笑一笑，说明年种，今年没心情。那人又问，夫人快生了吧？冉涛说快了。那人再问，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冉涛说无所谓。那人直起腰，甩甩手，说这就对了，男孩女孩到时都指不上。说罢冲冉涛吐吐舌头，说咱们倒是大老爷们儿，看看咱们自己就看到了日后的儿女。冉涛麻木地说没劲。那人挺伤感，说凑合活吧，明知养大了都是白眼狼，可又不能不养。人啊，天生是贱骨头！冉涛嘟哝了一句什么。这时天上飘下几片蒜皮，冉涛本能地拧着身子探出头，往上张望。上面是蓝蓝的天空。冉涛抿抿唇，鬼使神差地进了院子。那人的院子也接了几片蒜皮，那人冲上没好气地说，缺德！冉涛似乎没听见那人在说话，他直勾勾的目光盯着三楼的阳台，他的心情蓦然开朗，他想天真蓝真大也不知天上有没有人……

池娟生了，生了个男孩。做了父亲的冉涛，心情又好起来，不嫌家中这陈旧那没意思了，看哪儿哪儿新鲜，从儿子的啼哭声中寻到了生活的乐趣，对池娟也不是带搭不理了，而是乐意闻她身上的奶味，喜欢听她为儿子设计未来，愿意看她护理儿子时一惊一乍的表情。这时节家里还有一个人——冉涛的母亲。老太太七十多岁了，身体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，耳朵有点背，眼角上总是挂着眵目糊。老太太牙口不好，吃东西净吃烂乎的。最得意把几样剩菜倒一起炖，粘粘叽叽的让池娟看了直恶心，冉涛看了也倒胃口。儿子出生后的二十天头上，池娟说冉涛有件事







想跟你说,又怕你不理解。冉涛抱着儿子,哦哦哦地悠着。冉涛说什么事你说吧。池娟说你看咱妈手脚不利落不说,还不讲卫生,解完手不冲池子不洗手,多味!最要命的是经常看见她擤完鼻涕就去煮奶瓶子,我怕细菌……冉涛皱着眉头,他想妈是老了,叫妈回去也好,在这吭哧吭哧累出个好歹来,到时没法交待。再说池娟也是个没准的人,说不定哪天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妈翻脸,夹在当中的自己,帮谁不帮谁呀。趁池娟现在脸热,叫妈走正是时候,妈那么大岁数了,凭什么非要伺候池娟?妈一生坐过五次月子,谁伺候过妈呢?老太太走了,冉涛又忙碌起来,又有了吃不住劲的感觉。冉涛要出差,池娟不同意,一来二去两人就说僵脸了,池娟放下怀里的儿子,不示弱地说,老婆孩子房子你少哪一样了,这个家怎么你了?告诉你我可不是你的衬衫,你想扔就扔。谁还不知道你们男人是什么,哼!这时儿子哭了,池娟朝脸一阵青一阵白的冉涛说,还愣什么神,给儿子弄水去!

有时,夫妻俩也说些轻松的话题。一天晚饭后,儿子睡了,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池娟说,哎你说三楼的女出纳怎么没孩子?是他们不想生呢,还是他俩谁有毛病?冉涛说是暂时不想要吧。池娟说你看她一点都不显老。冉涛说她皮肤可能好,池娟说,我发现你特待见她。那天我在厨房,看你在门洞口跟她唠了半天,你脸上好幸福哟!冉涛说你瞎摆话什么,倒是每次见了她心情愉快是不假。池娟啧啧说肉麻。继而又问,照这么说你看见我就心情糟糕喽?冉涛嘿嘿一笑,揽过她一条腿横在自己的双腿上,说那是两码事。池娟肩膀一仄,头偎进冉涛怀里,声调羞羞答答地说,你想不?冉涛身上一阵冲动,他都记不清有多少个月没跟池娟那什么了。

三楼的女出纳离婚了,三楼的房子女出纳一个人住着。女